

十月
月
丛
书



GAO YUAN DE TAI YANG

高原的太阳

5

高原的太阳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十月丛书
高原的太阳
gāoyuānde tàiyáng

*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
(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)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北 京 印 刷 三 厂 印 刷

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1.625印张 221,000字
1935年7月第1版 1985年7月第1次印刷
印数 1--12,000
书号: 10326·72 定价: 1.70元

目 录

高原的太阳·····	汤世杰 (1)
大林莽·····	孔捷生 (136)
大冰河·····	乔 良 (298)

高原的太阳

汤世杰

高原，空气稀薄
阳光并不稀薄
生活既被热烈地照耀
就不会无声地沉默
——作者题记

高原的天空，孕育着一场风雨。

从南边山梁上升起的云朵，越过马趟河，越集越密，使峡谷顿时昏暗下来。雨云如铅块，一直向下坠落，似乎要压垮群山。山峰却突然升高了，一直插入云端。褐红色的山岩警觉地注视着。半山上那棵儿人粗的孔雀杉，在风里笨拙地摇晃着身子。鸟儿在大树

周围，不安地穿来穿去。

一声炸雷响过，风雨猛烈地扑向孔雀杉！它前后左右地抵挡着。“噼啪！”大树的一个枝丫折断了，接着，又是一枝……

象一个老人，大树晃过来，晃过去，似乎要尽力站稳脚跟。但它毕竟太老了。它身上到处是山里的风雨、砂砾留下的伤痕。终于，经不住一阵狂风的袭击，孔雀杉霎那间失去了对自己的控制，身子慢慢歪斜了……

“哗啦啦——啪！”孔雀杉象个巨人似地、沉重地倒了下去，倒在养育它的山地上；根须，带起一片泥土。

峡谷里传来沉闷的回响。马趟河发山洪了……

第 一 章

—

高原的阵雨，来得疾，去得快，转眼又雨歇风止。午后的阳光，现在似乎伸手就能摸到。最后几缕雨丝，在车窗玻璃上划出亮晶晶的斜线，也越来越细、越来越稀疏了。

他靠车窗坐着，脸上浮起一丝笑意。

故乡，仿佛为了慰藉他焦渴的思念，特意在此刻梳洗了一番。到处是耀眼的绿！山野里，不同深浅、不同层次的绿色，都那么清亮、水灵。而那些裸露的红褐色山崖和

坡边，经雨水浸润，也越发厚重、显眼了。

车开得很慢。从窗里看出去，近处的铁路边，每棵小草都那样轮廓分明，似乎连一晃而过的杉树梢上有几根针叶，都能数个一清二楚。远处的山山岭岭，则象一盘巨型浮雕，在他眼前旋转着，仿佛要尽力侧过身子来，让他看个够！

哦，你好，高原！你好，故乡！

五年大学生活结束了。经过一番长途跋涉，在接过铁路局干部部冷冰冰的工作人员递给他的分配通知书后，上午，他到乌山工务段报了到，便立刻搭这趟慢车，向马趟河工区驰去。本来他想，可能会留他在段技术室。没想到会把你分到工区，他想，更没想到会把你分到马趟河工区。你还激动了一阵子，你这个原来可能留校工作的高材生！马趟河有你的家，你的亲人，你激动了一阵子！上五年大学是为了回家吗？为了让每块没有铁路的土地路如蛛网，从进校那天起，你就准备浪迹天涯。那种激动有点假模假样，他想，那种激动象是愁眉苦脸的人戴着的假脸壳上的笑容！一年劳动实习，那么一年后再说吧，大学高材生！一年后再去写你那篇雄心勃勃的学术论文吧！

他望着窗外，觉得车实在开得太慢。真不相信这是六十年代修的铁路，他想。钢轨象螺旋线一般在山缝里盘来绕去。别说是慢车，就是“特快”，速度又能提高多少呢？千分之十的坡度！三百五十米的小半径曲线！你能指望列车在这里会象在北方的大平原上那样，每小时跑一百公

里？更别说国外那些高速铁路干线了，每小时二百公里！这里呢，真对不起，运行速度六十公里到顶，旅行速度才三十公里！

他——铁道学院铁道工程系的毕业生，忽然有点沮丧了。他的专业是“新线铁路选线设计与施工”。这是个值得骄傲的职业，需要多学科的、基础雄厚的专业知识。在学校各个系科里，这个专业开设的课程最多——在大地上开辟道路，虽然是迷人的，但毕竟是复杂的。“请注意！”一个多年从事这个专业教学的老教授说，“许多新线工地的总工程师，都是我们这个专业出身的！”卖瓜的说瓜甜，现在他想，但首先得有“瓜”。如果修不起铁路，你能当屁的“总工”！中国需要铁路。可偌大一块版图上，铁路线总长度竟然比不上印度！作为一个炎黄子孙，一个未来的铁路工程师，他脸红，他羞耻！

作毕业论文时，他曾想写那样一篇论文，试图阐述一种新的设计思想。他以为，一条新铁路的选线设计，当然必须考虑地形、地质、近期运量、经济发展远景、施工能力、工业技术水平……但还不够。还得考虑各种历史因素，人文因素。难道不正是这些因素决定了一个地区的人的素质，也就决定了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吗？可他缺少资料。一篇野心勃勃的，因缺少资料而告吹的论文，他想，心里苦笑了一下。老教授说，这种探索很有意义，要抓紧搜集资料。他准备实习期间就开始干。但现在却要去劳动实习。节奏只有放慢，他想。

这次毕业分配回边疆，一路乘车，离北京越来越远时，那种生活节奏忽然变慢了的感觉，使他别扭得要命。迪斯科变成了慢四步，他想。只是当他听说这条山区铁路正在搞电气化改建时，才稍微高兴了些。是的，慢四步还得变成迪斯科。哪怕就为这，回来也值得。何况，从此可以照顾照顾爹了——到乌山工务段后，他才听说爹病了，回马趟河了。也许爹太累了。五十多岁的人，又没文化，两年半前却突然被提拔上去当了工务段副段长！这事，要不是爹自己写信告诉他（那封信里的错别字不下一半），他怎么也不会相信——也可以见到巧巧妈，天天跟巧巧在一起了……

从峡谷吹来的风，使他感到了一丝凉意。灰蒙蒙的云朵，又开始在路堤下面的半山上翻卷。他披上了外衣。

巧巧，现在在干哪样呢？

他掏出巧巧的照片来，大胆地看着。

那是两年半前暑假回家，他和巧巧一起上省城玩的时候照的。他租了相机，选择了一蓬凤尾竹作背景。本来，他想请个游人给他和巧巧拍张合影。可巧巧不干。她说：“哪个答应和你照了？保明，莫以为你是大学生，就……”她把他一掌推得好远！他只好给她单独照。这不，照片上的巧巧，眼睛在笑，嘴角还抿着一点不高兴哩！不过，这反倒显出了巧巧的倔性子，使他觉得这是真实的巧巧，不是那种只会在画报封面和挂历上傻笑的姑娘。“臭美”，北京话是这么说的。家乡话呢？对了，叫“抖草”。巧巧一点

也不“臭美”，一点也不“抖草”。她就是她自己。她在那儿，秀颀的身子，本身就象一株凤尾竹，柔美中透露出一股倔劲儿……照片是黑白的，但在他眼里，照片上的凤尾竹，巧巧的身影，她微翘的鼻子，稍稍有点斜睨的眼睛，甚至她的微笑，都是有色彩的，就象这些年他在大学里设想未来生活的每一个画面时，都是一幅美丽的彩色图画一样……

列车在一个小站停过后，下了一些人，又上来好多人。乱了一阵，车厢里又静了下来。突然，从车门那边，传来几个年轻人的说话声。

“……你他妈的也真没能耐！试了一次，就败下阵来了？”

“她不答应。”

“噯，我给你出个主意。今天晚上……”那边的声音忽然低了下去。一会儿，又爆出一阵开心的、放荡的笑声。

“去你妈的！我不干那号缺德事，糟塌人家名声！”

他们在说谁呢？保明依旧呆呆地看着窗外的景致，任断断续续的说话声传到耳里。

“那个妖精，早就有好名声了！晓得不？她守寡的老妈，还勾野男人呢！好名声……”

“她妈勾哪个了？”

“你还不晓得？工务段的保老倌！”

保明的心，猛地颤了一下！

“我只听说老信要被撤职了……”

“你以为是因为出事故撤职？屁！听说出事故那天，工务段打电话到工区，工区派人到家里找他，老信儿还在寡妇的被窝里……”

“我不信！好象你亲眼看到的？！”

“信不信由你！工区的人亲口跟我说的。”

就象被夜半翦径的人从背后敲了一闷棍，保明愣住了。

“反正我不信！我也听工区的人告诉我，说等老保的儿子回来，巧巧就要跟他结婚了……”

“啊呀！那才叫亲上加亲呢——爹找老妈，儿子找姑娘！”

“也真是！他们在家头咋个叫法？爹成了老丈人，丈母娘又是妈，儿子是女婿，媳妇也是姑娘。哎呀，咋个扯得清？！”

“怕哪样？也算精简机构嘛，呵？”

又是一阵狂乱的哄笑。

那笑声在保明耳边轰响，这象阵雨前那几声要命的雷击，把他刚刚还在心里描画的美妙图案炸了个稀巴烂！他脑子里，霎时成了一片空白。不是那种原本什么也没有的空白，而是大地遭到狂轰滥炸后那种满目疮痍的空白。生活的炸弹！真惨呵，一片废墟。他也中弹了。完整的肢体，拖着一颗破碎的心，在废墟里爬呀，爬呀……爹呢？巧巧呢？巧巧妈呢？也许他们早在你之前，就倒下了，永远地倒下了。只剩下你，一个年轻的高原汉子，一个体重七十三公斤、

身高一米七五、浑身都是腱子肉的高原汉子，一个读了五年大学、满肚子现代文明的高原汉子！你在足球场上奔跑、冲闯的劲头呢？为了有个好体魄，对付今后的野外生活，你有空就去踢足球。你踢得很他妈的不赖，球风很象那个爱把舌头露在外面的阿根廷球星、“小贝利”马拉多纳。你自以为是强壮的，经得起一切肉体的、精神的折磨。可是，连你也倒下了，在一颗生活的炸弹面前！你其实也这么软弱、不经一击吗？

可这是真的吗？你真蠢！怎么就轻易相信几个浑小子的胡说八道呢？

他松开了咬得紧紧的牙关和攥出了汗水的拳头。睁开眼，窗外依然是青青的山野、明晃晃的阳光。世界是明亮的。

那边，又传来几个浑小子的笑声！

他痛苦地闭上眼睛，重新面对着那一片令人触目惊心的废墟。

现在，家变成了什么样子呢？

十多年前的那只穿山甲，又在他眼前晃动起来。那些闪着紫铜色光辉的鳞甲，被一片片剥下来，泡在一个大酒瓶里。酒，是爹托人从县城买来的上好的白酒。得了严重风湿病的巧巧妈，眼里忽然生出了亮光，泪水盈盈。她一动不动地望着爹，却拉着保明的手，不停地摩挲着。爹呢，只是咕嘟咕嘟地咥着水烟筒，脚跟前尽是烟锅巴，也不怕熏着偎在身边的巧巧……

也许，一切正是从那时开始的？或者，是从比那时还早的那时开始的？

二

那时，爹是巡道工，保明在上中学。

几乎每个假期从省城回来，他都要跟着爹去巡一次道。

与其说他想去巡道，不如说他是想沿着铁路穿过的、深长的峡谷走一走，看一看。

直到上大学后，保明才吃惊地发现，故乡的那个峡谷，很象地球那边一个著名的旅游胜地——美国的科罗拉多大峡谷。

他是从画报上看到“科罗拉多”的。

他记得，跟科罗拉多峡谷一样，马趟河峡谷的山光水色，也会随着阳光的照射和天气的阴晴而神奇地变幻。阴天，淡青色的、幽灵似的烟岚在峡谷里无声地游荡。万籁俱寂。仿佛连风也离开了峡谷，跑到世界上那些欢乐的地方去了。没有鸟儿啁啾。除非你侧耳细听，否则就不会知道马趟河正迈着悄然碎步，赶它的路程。逢到下雨，山峰便披上了透明的轻纱。峡谷犹如喧嚣的竞技场，战车怒吼，铁马嘶鸣！而当旭日初升或夕阳斜照时，峡谷又被染成一片迷人的桔红色。嶙崖裸露着紫铜色的胸脯，如古代征战凯旋的武士；秀丽的青峰，螺钿金钗，又酷似一群端庄的仕女在蹙眉远眺。到了正午，你去看一眼脚下的峡谷

吧！陡壁如刀削斧劈一般，威严似钢浇铁铸。马趟河以千钧之力撞击山崖，掀起吓人的浪花，发出隆隆的声响！在这儿站上一刻，哪怕一个胆小鬼，都会少几分怯懦的！

不过，他更喜欢的是夜晚。

峡谷的夜，充满了诱人的神秘和恐怖。那些熟悉的山岭、峻崖、幽谷，那被山峰挤瘦了的天空，天空下的一草一木，都不象白天那样，可以被视线触摸了。模糊、空幻笼罩了一切。天地万物都缄默着，仿佛执意要严守它古老的秘密，使人有如梦如幻的感觉。而在梦幻般的、暗蓝色的朦胧中，夜又神经质似地，不时发出一点暗示——或是夜风卷过山林的一阵呼啸，或是夜鸟从梦中惊醒的一声哀啼，或是山林深处的野物一串令人惊骇的嗥叫……这时，夜行人便一下子绷紧了神经，久久屏住呼吸，准备应付这神秘世界里随时可能发生的变故。当然，常常是什么也不会发生。一阵紧张之后，远远近近窃窃私语般的虫鸣，就象要对一个人的胆量作出评价似地，小声地商议着……不过，一旦发生什么，就会够你的呛！

一个神秘莫测的峡谷，他望着窗外想。我说得上对它了解吗？曾经那么熟悉的一切，现在都变得陌生了。连爹也变得陌生了！

记得一天早晨，他一觉醒来，便看见爹正站在堂屋里，手里拎着个满身金甲、形如乌龟，又比乌龟大得多的怪物。光线从推开的门射进来，使爹的身影显得高大、魁伟，就象个降龙伏虎的猎人。那柄斜背在背后的道碴叉，

正如猎人手里的钢叉，闪着凛凛寒光哩！

一时，他真看得呆了。

“这是哪样？”他一骨碌跳下床，连声音也变了调。

“穿山甲。”爹不动声色地回答。

穿山甲？他听说过，却从没见过这种据说有遁地术的怪物。爹抓到了穿山甲，一下子在他心中成了传奇中的英雄！

“你打的？”他钦佩地问。

“捡的。我以为是块石头呢！用灯一照，杂种！它不动了……”

老巡道工边说边往桌上丢东西：巡道包，手旗，道钉锤，灯……熬了个通宵，他困了。脱去那件挡风寒的狗皮背心，他舒舒服服地伸了懒腰，又打了个长长的呵欠。

“保明，帮我点上炉子，煨点茶。”

保明晓得，爹唯一的嗜好是喝烤茶。有时爹也啜几口酒，不过爹没有酒瘾。点炉子煨茶这样的事，过去是妈干的。那时，妈刚去世一年。她去得不是时候！这个家，再也没有了那种让人舒心的、能融化男人的疲乏和烦躁、使一个家真正象个家的女性的温馨！

妈在世时，爹下班回来，无论白天、晚上，总会有几样菜、一小杯酒在等着他。也许所有和睦、幸福的家庭，都少不了那种默契吧？趁爹就着一大盆热水洗脸洗脚的当口，妈便把菜、酒端上桌，满满斟好一小杯酒——不会多的，永远只有一小杯；而趁着爹喝酒、吃饭的空闲，妈就

把爹随手丢下的巡道家什一件件收好，放进红木柜里；然后，她拉过一张木凳，坐在小炉子边，一边给爹煨茶，一边听着爹抿酒时那美滋滋的嗤嗤声。炉火映红了她的脸，微微眯着的眼里，流露出一一个山里女人的欣慰和满足……

爹平时沉默寡言。可每天这个时候，他的话却又多又乱，就象雨后的山坡上那些东窜西淌的水流。不过，听的回数多了，也就明白，无非是说他这一班里，哪趟车正点，哪趟车晚点罗；到工区分界口换路牌时，和邻近工区的巡道工又聊了点哪样罗；再不就是哪段线路不大好，他要跟工区汇报罗……他一边喝酒一边说，也不在乎别人听不听。而成天总在说话、总在笑的妈，这时倒是安安静静的。不管爹说什么，她都听得津津有味——平时她最恨爹不吭不哈，也许这会儿觉得该叫爹说个够吧？

保明觉得，妈是辛苦的，她常到车站去揽点临时的装卸活；但妈也是幸福的。妈最大的幸福，似乎就是这样静静地坐着，看爹吃饭、喝酒，听爹说话——也许远远不止这一点，至少保明当时是这么想的。对面的巧巧妈，好象就没这福分呢！

炉子升着了。焦炭上淡蓝色的火苗，窜得老高。该煨茶了，那有好多讲究，得爹自己来。

老巡道工抓了一大把茶叶，拿起带把儿的烤茶罐，在炉子边稳稳坐下来。他先将空茶罐放在火上翻烤了一阵，然后才把茶叶放进罐里——连手上沾的茶叶末，也小心地抖进罐里，前后左右地翻动着。屋里渐渐飘出一股稍带点

糊味儿的茶香。

“爹，穿山甲有哪样用？”

“肉可以吃。”

“象麂子肉一样好吃？”

“听说有点酸。”

老巡道工专心地翻转着茶罐，掌握着火候。炉火在他脸上和眼睛里跳跃。

“只能吃？”

“鳞甲能做中药，舒筋活血。”

“能不能治风湿？”保明想起巧巧妈是有风湿病的。自从巧巧爸被车门砸死，巧巧家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了。虽说有减少半费的医疗证，但要掏出另一半钱，对靠抚恤金过活的孤儿寡母，又谈何容易？

“风湿？”老巡道工有点惊骇地看了保明一眼，“可以吧！”

“爹，那就把穿山甲送给巧巧妈吧！”

老巡道工没有马上回答。他好久不说话。保明看见，爹的眉头奇怪地扭动了一下，神情很快又恢复了平静。爹当时是怎么回事？保明现在坐在车上，心里说。也许我的话象一发炮弹，正好打在爹心里某个由于没有设防而毫无抵抗力的地方，致命的地方！爹没想到我会说那么一句话。也许他以为我猜到了什么？其实我什么也不知道。我他妈的一点也不知道！只是从不同的出发点开始，在同一个终点相遇罢了……